



雪从祁连来

□ 梁卫忠

马衔山仿佛一座巨大的造雪机,大雪沿着兴隆峡谷,鼓荡着出了峡口,又随着上旋的气流扶摇而上,在榆中县城上空,突然变得安静和美,晃悠悠地落下来。

天气预报说甘肃大部都有中到大雪,河西一带还可能会有暴雪,这让人不得不联想到这些雪是沿着祁连山脉而来的。我见过河西的雪,那雪下得凛冽,狂风嘶吼陇原西部的土地,顷刻间就可以淹没祁连的轮廓。而在榆中这座位于祁连山余脉之下的小城里,借着黄河的温润和南来的暖风,让这些雪花显得丰腴和善,悠闲自在,或许是河西的土地太过广大了吧,风雪赶路,都走得很急,像一匹匹快马,直到它们带着风沙的蹄子触到了黄河,才终于慢了下来,一边打着响鼻,一边喷着白气,在岸边歇脚,啃食黄河之滨肥美的水草,饱饮河中绵柔平和的水。

这是银杏最美的时节,嫩黄色彩勾勒着初冬的街景,风卷大雪,纷纷扬扬,下得轻柔有序。雪落在小城里,大成路两旁旧槐的叶子还没有落尽,水分饱满的雪花落在叶片上,一枚,两枚……槐叶终于不堪重负,抱住雪一起翻滚着落在地上。

平坦宽阔的道路如同经纬,划开

县城的格局,栖云路是一条明显的分界,路东南侧几乎还没有积雪,而靠近兴隆山的一侧已然寸余。大成路是一条老街,沿街而上可穿越兴隆峡谷,而直通马衔山腹地,飘向县城上空的大雪也是沿着这条通道而来的,因此,大成路的雪好像下得更猛烈一些。迎雪向山而行,街道两旁多是一些低层的小楼,之间横夹一些小巷,随意向右拐进一个巷口,两旁皆是高高矮矮的民房。小巷充斥着人间烟火,卖酿皮、烧烤、甜醅、水果的应有尽有,也有小酒馆、农家乐、串串小火锅可供消遣。记得早先的巷子深处还有一家纯手工制醋的小厂,每每经过,醋香扑鼻。

栖云、兴隆的地名都来自于兴隆山,兴隆山系有两峰,一曰栖云峰,一曰兴隆峰,两峰对峙,形成兴隆峡谷,沿峡谷而进,眼前重峦叠嶂,层叠而起,就是祁连余脉马衔山,山峰最高点海拔3600多米,纵使炎夏,依然存有常年不化的积雪,晚秋时节,小城下雨,山上下雪,之间不过十几里路,却是截然不同的景象,也因此,榆中成为兰州近郊夏日避暑的不二之选。

而下在南河的雪,则更显诗意。南河两岸,是雕梁画栋、廊檐飞翘的仿

古公园,雪的纯白与彩绘的明艳之间形成一种鲜明对比,却又不失和睦。河水尚未封冻,在静雪的呼吸下泛着汨汨的声响,有人立于桥上观景,眼神仿佛分成万千道柔光,投向每一片雪,灰瓦白墙映衬着此刻的天空,瓦如天,墙似雪,古人的建筑艺术竟与这下雪天暗合。南河雪景之美有古诗为证:

雪霁峡河静流光,灯火点点水云乡。
银装世界梦初醒,枝头闲愁忆程乡。
农舍疏篱映瑞雪,醉卧茅舍烹酒香。
家书万里传佳音,守得春花报喜翔。

这是清人曾凤翔的一首诗,凤翔先生是广东程乡(今梅州)人,曾任金县(今榆中)知县。诗中“峡河”二字,就是现在的南河。先生定然也是在这样一个大雪天来到南河,把万般情怀寄托于万千雪花吧,程乡虽是南国,但历史上也曾多次下雪,凤翔则是取来雪花作了家书,写尽万言以寄之。

南河再往南是一座小山,名曰凤凰山,立于山头,小城尽收眼底。在大雪的装点下,街道变得洁净如洗,楼宇、树木都披上了一层洁白的薄纱,小城因为雪,变得更加恬静,仿佛一切都为了等待这场雪。

夜幕降临,一盏盏路灯点缀在街道两旁,为夜归人照亮了回家的路。

雪花在灯光的映照下,宛如一颗颗闪烁的星星飘落人间,多么柔软的星星,为小城铺上了一层晶莹的绒毯。一切都慢了下来,温暖的灯光透过居民窗户洒向天空和大地,随雪而来的冷空气让街道上的行人渐稀,而车辆的密度却依然在无限增加,站在摩天的高楼上向下望去,车灯连缀,形成一条条明亮通透、交错交织的金色丝带,这条丝带上,又蕴藏着多少颗为了梦想和生活而夜归的心呢?

最深的夜晚依旧来临了,安静的空气让雪花变得更加小心,它们落得越来越慢,愈发繁密,它们尽力营造一种更加安宁沉醉的气息,这一刻,睡着的和醒着的人们,都进入了一场美梦。

一场雪,无声地诉说着一次时光的流转,小城多少次下过这样的雪啊?环城西路的大街通了,下过一次;现代化的市民公园落成,也下了一次……一次次绵密的大雪,下在高楼林立的岁月里,也下在油盐酱醋的人间烟火里。小城变得越来越美,越来越美,车辆多了,市民的日子红火了,小城的梦想在岁月里回荡。

在时光的熔铸下,对小城日新月异忠实的见证者,或许就是一场又一场说来就来的雪。

在玛曲草原,我见过黄河年轻柔软的身姿。她匍匐在茂盛的草地上,像赤脚走在绿色的天鹅绒毯上一样开心。对于一条古老的河流来说,那一段相当于随心所欲、除了欢乐还是欢乐的年纪,清纯的眼神里有着对新鲜事物的热望。

离开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后,黄河一路蜿蜒东流。在四川若尔盖草原遇到第一个好朋友白河后,黄河牵着白河一起又折回了青海。

在大草原上,牧草丰美,鸟鸣雀跃,牛羊成群,奶油飘香。黄河,这个年轻的歌手,时而唱起牧歌,时而跳着锅庄舞。著名的黄河九曲中的首曲倒流奇观就是她甩出去又折回来的长袖——她和白河联手打了一个漂亮的花结……

即便青海有好听的“花儿”,还是留不住黄河奔腾的心——在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大河家镇,黄河再次进入甘肃境内。我看见黄河是从积石峡跑出来的,峡路漫漫,她跑得气喘吁吁。站在大河家镇,我闻到了黄河气息,即便背过身,仅凭这气息,我知道身后就是黄河。

大河家镇,一侧是青藏高原,一侧是黄土高原。一边是黄色的镶边(春夏之季是绿色的镶边),一边是褐色的镶边。正是黄昏时分,夕阳的余晖洒向河面,岸边挤满了等待过河的石头。当黄河看到辽阔的黄土高原上庄稼摇曳,炊烟袅袅,似乎把峡谷里的孤独无奈抛到了九霄云外,发自内心地高兴起来。

为了让我们的黄河有一份好心情,生活在甘肃大地上的人们,不管是远在深山,还是近在岸边,都在尽力美化着大地的容颜。穿越临夏州康乐县、和政县、临夏县、积石山县,全长286公里的沿太子山旅游风情大道就是一幅如诗如画的斑斓美景。

在临夏州永靖县,黄河呈“S”形流经,形成炳灵峡、刘家峡、盐锅峡三大峡谷景观,人称“黄河三峡”。在这里,出现了“黄河清,洗河黄”的神奇景象;在这里,黄河长大了,在刘家峡,她干了几件大事,比如发电、水库养殖。

在进入兰州之前,黄河在西固达川,与湟水河见面了,看湟水河的架势,像是来干架的,但最终还是被黄河以温和之驱降伏了。这里水面平静宽阔,沿岸有大片湿地,芦苇丛生,满目苍翠,水鸟嬉戏觅食,怡然自得。

黄河的心情

□ 陈宝全

黄河到了兰州。

在这里,她学会了兰州鼓子、西北小曲……“兰州的小吃呀有名哩!热冬果、软儿梨、牛肉面!”在夜色朦胧的夜晚,我在黄河岸边的梦幻光影里,听到了这种近似于小时候母亲在耳畔吟唱的催眠曲。

黄河俨然变成了“母亲”。自此,她把母亲般的疼爱馈赠两岸人民,人们都叫她“黄河母亲”。

人们也是带着无限的热爱对待这位母亲的。在白银市最大的公园——金岭公园,原来这片荒芜之地,经过治理变成了“橙黄橘绿”的调色板;在与黄河贴身的白银水川镇,人们把黄河岸边的乱河滩建成了湿地公园。荷花、睡莲差不多霸占了三分之二的水域,野鸭游窜其间,传来柔和悦耳的、充满野性的嘎嘎声。喜鹊在岸边的白杨树上筑巢安家,即便离它们很远,也能领略到喜鹊歌声的力量与庄严。这歌声惹得我们的黄河母亲,唱起了白银曲子戏。这古老的民间小调,风趣诙谐,多么圆润与纯真。

站在景泰黑山峡,目送黄河离开甘肃时的不舍背影,我仿佛看见她回头望了一眼巴颜喀拉山,望了一眼甘肃大地,也仿佛听见她在远方深情地唱着宁夏花儿、内蒙古民谣、陕西秦腔、河南梆子、山东民歌……

咏成县乡村

□ 匡晖

浣溪沙·再至同谷

极目云峰展画屏,和风送我踏新程。那山那岭系乡情。
流水人家春不尽,酿花天气鸟争鸣。紫红嫩绿露峥嵘。

浣溪沙·梁楼村渔乐农庄

春到偏乡绿似茵,花团锦簇旧颜新。一湾碧水洗心尘。
钓客消闲多乐趣,农家索酒品香醇。康庄道上梦成真。

浣溪沙·马坝新农村

一路轻车越翠峦,苍崖绝壁入云端。忽开画卷小山河。
浅绿嫣红花次第,听泉穿石水流连。机声响处喜耕田。

浣溪沙·车过黄山村

地僻云深行路难,高低颠簸若龙蟠。心惊目眩到山巅。
古树凌空连草径,新村入画近桃源。梨花白处菜花繁。

浣溪沙·李家梁

千里轻车越陡崖,一屏美景画中开。小村览尽立高台。
桃树红时黄蝶舞,麦苗青处翠烟裁。山乡豹变喜开怀。

记忆里,一般在霜降前后,人们就开始准备窖藏的事了。先挖菜窖,在院子周围,找块向阳、干燥、土质良好的地方,否则挖成的菜窖容易见水、塌方。菜窖的深度要达到两米以上,太浅了起不到防寒的作用。挖的时候两人配合,一个人在下面用短把铁锹挖,边挖边向两侧拓宽,挖成一个口小底阔横截面呈梯形的洞穴,并把挖出来的土装在筐里,上面的人用绳子把筐提上去,把土倒掉,再重新把筐放下去装土,如此反复。一般需要两三天工夫才能挖好。晾上一两天,看着坑壁的开始发干了,就在洞口先放些木头、檩条,再在木头、檩条上放些玉米秸秆、谷草、麦草、草帘等,上边堆大约半米厚的一层土,留一个人上下的出入口,封闭严实就大功告成了。为了上下取蔬菜方便,可以在窖壁上掏几个脚蹬的小方洞。这样挖成的菜窖,一般能用上好几年。菜窖里的温度保持在0—5℃之间,保温性能好,窖藏的东西多。窖藏的蔬菜基本上都能保存



百花

第3213期

溪山清韵

〔中国画〕

冯渊作

窖藏记忆

□ 刘志洲

到第二年春天,细心勤快的人家,会时不时地进行观察,根据需要进行翻动,这样存放的时间更长。

人各有各的想法,有的喜欢挖简易菜窖。挖一个不规则的形状,往地下挖两三米,晾晒两天后把挑选好的萝卜、土豆等一层一层地码好,码一层就在上面盖一层湿土,离地面一米以上的部分,要全部用土掩埋,最后在上面铺些玉米秸秆、谷草等保暖的东西,也能达到窖藏的目的。

蔬菜入窖也有讲究,新收割下来的蔬菜脆生生的,水分大,不能直接入窖,否则容易坏。要挑拣出外形端正,没有

虫咬、没有磕碰、没有被农具划伤的好菜,在秋阳下晾晒两三天,让蔬菜带的少量泥土微干。春节前后上下菜窖要特别注意安全,如果菜有腐烂的话,菜窖里会缺氧。要检验菜窖是否缺氧,一般的办法是点个煤油灯放到窖里,如果煤油灯熄灭,就不能到菜窖里取菜,要打开盖子通风。有趣的是,立春之后,窖藏的蔬菜会冲破周围泥土的束缚,自顾自地长个儿,萝卜长了秧,土豆红薯生了芽,大白菜长了菜心,让人一下子感觉春天就要来临,也赞叹起生命力的顽强。

大雪纷飞的冬天,到菜窖里取一棵

白菜上来,洗净切碎,和碾碎的核桃仁一块加点调料做成馅,包成饺子或包子,或者炒一盘红辣椒醋溜白菜,是多么惬意的享受啊;掏几个土豆、红薯上来,在爷爷熬茶的火炉里烤着吃,蘸点蒜泥和咸韭菜,吃起来味道会更好,那种甘甜、绵软、沙沙的感觉,很是过瘾;扒几颗萝卜,清炒、凉拌、红烧、生吃、做汤等都可以,母亲凭借一双巧手,愣是把萝卜做出了很多花样,变着法让全家人都吃好,那种滋味至今还让人回味无穷。

窖藏这种朴素而聪慧的方式,给人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,如同冬日里的暖阳一般。

故乡的风景

□ 杨喜鹏

我的童年时光是在河西农村度过的。

故乡的一草一木、一村一舍以及家中老屋的土炕、煤油灯,都深深地印刻在少时记忆里了。

每当回忆起那依山傍居的小村落,那一片片浓荫遮蔽的杏树林、沙枣林,那绿草茵茵的高高耸立的大坝河堤,那错落有致老屋,那穿行于林间田野沥青马路,都会让我沉浸在一种久违的感动之中。

院落中有五六棵杏树,每逢春天,整个院子都掩映在一片杏红之中。出了院门是晒场,四周地势平坦,开阔,紧挨着晒场的旁边,就是一片蔬菜地了。

出了大门是一条横贯南北的大道,每逢清晨或黄昏,下田的、放羊的、饮骡马的,都络绎不绝地从门前走过。

沿大路往南有一大片长满杨树、柳树、杏树和沙枣树的树林。

母亲是村里极能干的女子。邻居遇到婚庆喜事,她总会将绣了大红喜字、鸳鸯戏水之类的门帘和枕巾送过去。那栩栩如生的神态,青草油油的图案,眉目传神的含蓄,就连动物身上细密的羽毛,都用各色花线精巧绣出,让人佩服不已。

家乡人习惯用柳条编织座椅。母亲用柳条夹杂着杨树的枝干编成的座椅细密敦厚,坐在上面松软舒适。

清凉如水的夏夜,院落中的各色小花开了,散发着淡淡的幽香。一张小方桌,四周再放上几把柳椅,一家人围坐,吃着饭,说着话。高兴之时,母亲还会在院落中架起锅,用炉灶里剩余的木炭为我们烙煎饼吃。每逢这时,庭院的各个角落里都弥漫着欢乐……

最开心的是收杏的时候。庭院里、田埂上,每棵杏树上都结满皮薄肉厚的杏子。这时,母亲就会吩咐我们兄妹三人检查了。检查那天要比平时起得早些。

在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,我们就在自家的杏树下铺上了床单、炕席,再准备好大大小小的箩筐、篮子,一切准备就绪后,母亲拿着又粗又长的竹竿,使劲地敲打杏树的枝干,熟透的杏子就像下雨般纷纷落下。这时,我和哥哥、姐姐则会手忙脚乱地捡着落在床单、炕席上的杏子,直到盛满一筐筐如小山包似的红杏,才高兴而归。

那时,每逢初春时节,我经常与村里的小伙伴去野地里采苜蓿。在靠近大坝河堤的野地上长满了刚露头的野苜蓿。我和小伙伴往往专挑那种尚未开花的娇嫩苜蓿采摘,每次都是一株株从根掐起,到太阳快落山时,我们每个人都将自己篮中或多或少的野苜蓿带回家,然后洗净并佐以各种调料,就成了一道可口的菜肴。

尘封的记忆是美好的。离乡多年的我,终于萌生了回去看看的想法。

临近故乡,窗外一幕幕熟悉的风景开始映入眼帘,记忆中的小村越来越近了。我开始仔细地辨认着窗外的一切——一堵墙、一棵树、一片庄稼、一间屋舍,或许是我童年嬉戏玩耍过的地方?观察过往的每一个行人,或许是我儿时的同学、伙伴?

茫然间,耳边传来熟悉的声音:“回来了,快进屋吧!”

是小姨。我仿佛又看到了当年母亲的影子。

“沙枣林、杏树林在哪儿?”小姨的手向南一指,透过傍晚淡淡的云霞,我看到一片茂盛的沙枣林与杏树林丛生的山坡上,一道绿色的风景正矗立在小山村的边缘。丛林中又增加了一些树,显得比过去葱茏和繁茂了许多。

熟悉又亲切的感觉油然而生……多年过去了,家乡的一切都变得崭新。眼前的景象使我对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产生了更深刻的情感。